

M1002

行紀果剛

著德紀·烈得安

廊書青年萬



M
100
安得烈·紀德著
剛果紀行
2
書

M1002

剛果紀行

著 紀德 · 聖得烈

出版者：萬年青書廊

台北市 58487 信箱

總代理：環宇出版社

臺北市58487信箱 電話：771827

郵政劃撥 14714 環宇書局 帳戶

門市部：臺北市成都路1號

中國書城 ①號臺位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 1323 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萬年青書廊M100:

換

剛果紀行

著者：安得烈·紀德

定價：NT \$ 16元

HK \$ 4元

US \$ 1元

目次

第一章 沿路泊船處——布拉薩城	一
第二章 慢慢沿河上駛	二一
第三章 在汽車上	四五
附錄	六八
第四章 邦季和諾拉間的大森林	七五
第五章 從諾拉到波宗	一〇二
第六章 從波宗到福阿參波	一五五
第七章 福阿參波，福拉彌	一七六
附錄	二二八

第一章 沿路泊船處——布拉薩城

七月二十一日——航海第三日

說不出的無聊。一點鐘一點鐘的時間，沒有內函也沒有外延。

兩日惡劣的天氣之後，今天晴朗了，海平靜了，空氣溫和了。一羣燕子跟在船後飛着。

小孩子自最幼小時候起，從未被好好地搖過。我也是贊成人家使用搖動得最厲害的機關，來止息小兒底啼哭，來使小兒入睡。我自己小時是依照合理的方法養大的，由於母親底命令我祇睡過固定的牀；爲這原故，我今日特別容易暈船。

然而我支持得好；我努力剋制暈眩，反而覺得我比好多乘客更能支持些。以前六次航海（摩洛哥，科西嘉，突尼斯）之回憶令我放心。

同船伴侶：行政人員和商人。我相信，惟有我們是「爲娛樂」而旅行的。

「您去那兒找尋甚麼物事？」

「到了那兒我纔知道哩。」

我自投於這個旅行，好像寇秀斯自投於深洞。●我已經不覺得是我要做這旅行了（雖然這幾個月來，我的意志緊緊趨向於這旅行）；反而覺得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迫得我非做這旅行不可——我的一生，一切重大的事件都是這樣的。我差不多忘記了：這不過是『老年時實現的一種青年時的計劃』。我立志做這岡果旅行，不止有二十年長久，而且有三十年長久了。我很愜意，重讀拉風登底一切寓言，從第一則讀起。我不明白人家如何能說他粗淺。凡有眼光的人，可以在其中發現各式各樣的痕跡；但需要一種敏慧的眼光，因為其中的筆觸常是輕微的。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奇蹟。明哲如蒙田，敏感如馬薩爾。

昨天黎明洗甲板時，我的艙裏遭了洪水。一股污水，凱斯勒伯爵贈我的那本美麗的小巧的哥德 Leherbohn（我在其中重讀了 les Affinités）就在那上面漂着。

七月二十五日

天一律是灰色的；一種異樣的溫柔，這樣緩慢而不變地向南方行駛，我們今晚就可以開到

●譯者按——古代羅馬傳說，某次地震裂開一個深洞，神風說把羅馬至寶投進去可以合攏的，寇秀斯於是攜帶武器騎馬躍入洞內，洞果然合了。

達加。

昨天有些飛魚。今天有幾羣海豚。船長在扶梯上射擊海豚，其中一隻翻了白肚，一股血從肚裏湧出來。

看得見非洲海岸。今天早晨一隻海燕飛到船上來。我喜歡牠的小蹼足和牠的奇異的嘴。我捉牠起來，牠並不掙扎。我把牠放在張開的手掌上，玩了一個時候；以後牠飛起來，消失在船底那一邊去了。

七月二十六日，

在達加夜裏。街道筆直的，沒有人。陰鬱的城在睡覺。不能想像比這更少異樣景物的了，比這更加醜陋的了。旅館前稍微有點生氣。咖啡館前人行道上燈火很明亮。鄙俗的笑聲。我們沿着一條蔭路走，不久就出了法國城界。很快活來到黑人羣中。一條橫街上有個露天小電影院，我們走進去。銀幕背後，一些黑人小孩子躺在地上，在一株大樹下，——無疑是一株木棉樹。我們坐在二等座第一排。我背後一個大黑人高聲念着銀幕上的字句。我們又出去。我們還踏宕了好久，以後疲倦得祇想睡覺。我們本在「主國旅館」開了一個房間，窗子下面卻喧鬧得像夜間祝會一樣，使得我們好久不能睡覺。

六點鐘，我們回亞細亞號一次，來拿一個照相機。一輛馬車拖我們到市場來。瘦骨嶙峋的馬匹，肋膀都磨破了，流血，人家用普魯士藍塗抹傷處。我們離開這愁慘的車輛，換乘汽車，駛往離城六公里處去，中間穿過一些荒地，幾羣烏鴉在那裏飛來飛去。有幾隻棲息在車頂上，好像脫了毛的大鴿。

「實驗園。」不知名的樹木，開着花的荆棘。我們鑽進小徑去，爲的先嘗一點熱帶森林底滋味。若于美麗的蝴蝶，很像大燕尾蝶，但翅膀反面有個閃光的大斑紋。不知名的鳥兒歌唱着，我在濃密的葉叢中找尋不到一條黑蛇，很細，頸長，蜿蜒着，逃走了。

我們設法到海濱沙上一個土著村莊去，但一灣海水橫阻着，不能過去。

七月二十七日

雨天，不斷地落雨。海頗動盪。好多人病了。兩個老於殖民地生活的人，埋怨道：「可怕的天氣；再不會比這更壞了！」……然而我支持得頗好。天熱，暴風雨性，潮濕；但我覺得在巴黎曾見過比這更壞的天氣；我很驚訝，並沒有流更多的汗。

二十九日到了康那克黎對面。原定於七點鐘下船；但天一亮，就有濃霧把船迷着。人家迷失了方向。人家摸索着，測錘探了又探。很少探到底；珊瑚礁和沙帶之間很少距離。雨下得很大，我們

已經不願下船了，但船長邀我們坐他的汽油船去。

從船到碼頭，很長一段路，但這時候霧消散了，雨也止了。

送我們上岸去的辦事員，通知我們祇能玩半個鐘頭，人家不等待我們的。我們跳上一輛人力車，一個青年黑人，「瘦而有力」拉着我們。美麗的樹，一些孩子，上身赤裸着，笑着。眼光沒有神氣。天宇很低。空氣非常寧靜與柔和。此地一切好像預許給人以幸福、快樂和遺忘的。

七月三十一日

在塔布——一個矮燈塔，好像輪船底煙囪。幾座屋頂散失在綠蕪叢中。船停在離岸二公里之處。沒有停多少時候，不能上岸；但從岸上隔來兩隻小艇，裝滿了克倫門人。亞細亞號雇下七十個補充水手底力量——船回頭時仍舊送還的。大部分是強壯的人，但穿的衣服是看不得的。在一隻小獨木舟中，一個孤單的黑人，在用腳划出那流進來的水。

八月一日

舊時畫報上的圖畫：大巴參底長堤。全體風景是長形的。茶色的海，上面漂着舊泡沫構成的淡黃色長帶。這海差不多是平靜的，但一陣有力的波浪把許多泡沫送到沙灘上來。一排樹做背

景很稀疏，很簡單，好像小孩子畫的一樣。多雲的天色。

碼頭上，黑人擁擠着，推着小車。碼頭背後，一些廠棚，後面，右邊和左邊，常有房屋間斷那排樹林，——都是一些低矮的扁平的，房屋蓋着紅瓦。這城火在大海和淺灣中間。怎麼想像近旁淺灣後面不遠，就有廣大的原始森林，那真正的樹林……

到碼頭上去時，我們五個人或六個人一起，乘着一隻救生艇，這艇用個鉤子掛在一條起重機繩上，起重機一開就可以在空轉中轉移，而重重掉落於海面上。一隻大獨木舟中。

不由人想起了小孩子玩翻船時用的玩具：鯊魚，水上漂流的雜物之類。赤裸的黑人叫喊着，笑着，互相爭吵着，露出吃人肉的牙齒。救生艇在茶色水上浮動着，鴨掌一般的小槳，紅的和綠的，也在那水面上抓着爬着，好像我們在遊戲場所見的一些潛水者，嘴裏噙着藏着人家從亞細亞號甲板上丟下給他們的小錢幣。須得等待獨木舟坐滿了人，須得等待大巴參醫生來發給甚麼證明書，等待得很長久，以致太早下小舟來的乘客，以及太熱心來迎接他們的大巴參官吏，都因搖動得厲害而生病了。人家看見他們斜靠右邊或左邊，在嘔吐。

在大巴參——一條大蔭道，中央鋪土敏土，兩旁有些疏疏落落的矮房子。好多灰色大蠍蟻，在我們的脚步前逃跑，爬上最近的樹幹，好像做「四角遊戲」時候一般。各種不知名的樹葉子

寬闊，足令遊客驚異。一種山羊，很小，腿很短；公的，不過比獵狗大一點罷了；人家要說這是一些幼羊，但已經生了角。

橫街是從大海到淺灣的；淺灣在此處不甚寬闊，有一道橋跨過去，這橋有點日本款式。對岸草木繁盛，吸引我們過去，但時間不夠。街道底另一端，消失在沙灘裏面；一羣油棕欄樹，後面是大海，看不見，但一隻大船底桅桿告訴你那是大海。

在羅默八月二日

醒來時，大雨的天氣。但不；太陽昇上來了；整個灰色的天都變白了，直到成爲一種蔚藍而帶牛奶色的天色；這種銀裝的天，說不出地柔和。這種障幕的天底明朗，可以比擬音樂合奏中的極緩慢的情調。

在苦同努八月二日

一個蜥蜴和一條蛇戰鬥，這蛇有一公尺長，黑底白斑，極細而輕捷，專心一意，在戰鬥，不顧我們在很近地方觀察牠。蜥蜴抵抗，居然逃脫了，但放棄了牠的尾巴，尾巴還長久在蠕動着。

乘客間的談話。

我要學日報，在這筆記簿裏特闢一欄，曰「真的麼……」

一家美國公司，設在大巴參，收買當地的桃花心木，然後冒充「闕都拉斯底紅木」賣給我們，——真的麼？

法國賣三十五蘇的玉蜀黍，不過值……——真的麼？

在里布爾城（八月六日）在博容蛋（八月七日）

在里布爾城，在這迷人的地土，

「天產奇樹和甘果，」

人則沒有飯吃。人家不知道如何對付饑荒纔好。據說，在內地，饑荒還更可怕些。

亞細亞號起重機，從船底起出一些箱子，用一張大眼的網網着，然後傾卸在駁船上。那些土人收受了，手忙腳亂，大聲叫喊。箱子被人撞，碰，投擲，到時若是沒有損傷，那真是奇蹟。人家看見有些箱子裂開了如硬果殼一般，其中的罐頭散出來好像小粒種子。我拾得一個。F是一家食物公司底重要推銷員，我拿給他看，他認得商標，對我說：這是彼爾多市場上賣不掉的有毛病的物品。

八月八日

在梅庸巴——船夫底詩意，在經過危險的堤口時候。他們唱的有韻的歌。歌詞和疊句互相錯綜着。●每逢插入水中時，槳柄都要靠在赤裸的大腿上。這半愁苦的歌曲底質樸美；筋肉的愉快；狂野的熱情。有三次，小船矗立起來，一半立在水上；當牠再落下去時，一大股水衝向我們身上，但太陽和風不久又把我們衣服弄乾了。

我們兩人徒步向森林走去。一條遮蔭的小路深入林中。異樣的情景，林中空地散布着幾座茅屋。行政官坐『代步』來招呼我們，而且很客氣地帶兩乘『代步』●來給我們坐。我們已經踏上歸途了，他再帶我們去玩；我們又進森林去了。二十歲時，我沒有感到比今更快活。轎夫底叫喊和縱跳。我們從海濱回來。在海灘上，幾羣螃蟹狂亂奔逃，高擡着腿，好像一些大蜘蛛。

八月九日 七時

●後來我在乍德一帶的歌曲中，也發現了這種錯綜唱法。

●譯者按——這是 *tipoye* 的音譯。*tipoye* 形狀見第四章註。

在盤努亞。——在幼稚期中的城市，好像還是在地面下的。

八月九日曉五時

●布拉薩城通海鐵路，即擬以此地爲終點，這是我們的殖民地求得出口之唯一手段。岡果河應當是內地財富之自然的出路，但離海岸不遠之處，這河須得流過一個山嶺地帶，從馬塔底起便不能通航，直至斯壇來普爾（布拉薩城——京沙薩）始復能通航。馬塔底到京沙薩，有條鐵路聯着，那是在底斯上校指示和領導之下，由雷奧波王命令在比爾岡果建築的。這鐵路於一九〇〇年開車，經過的區域，納瑟·唐拉一八九〇年時還是徒步走過的，他在黑暗之心說起了這些地方，——這本值得讚美的書，至今還是深合於真實的，我能親身證實，我將常常徵引書中文句。他的描寫沒有絲毫過火，都是無情地恰合事實；但使這些描寫減色的，乃是這個他書中認爲徒勞無功的計劃，居然成了功。這條鐵路之築成，雖然損耗了許多的金錢和人命，現在卻是比利時殖民地以及我們的殖民地之巨大的利益。但今後，這條鐵路不夠用了；到了甚麼地步，我們可以從京沙薩「比利時商會」會長這封信看出來：

「由裝箱商品的觀點來看情形是比前更加紊亂的。一九二六年一月，馬塔底馬勞岡果貨棧有六·〇八九·二〇〇公斤貨物無法運輸，其中有六九四噸是十月間羅吉爾號裝來的。這輪船來馬塔底已有七十日了，當我在馬塔底時還未曾看見運去一包貨物。」

四號法國輪船，阿爾巴號，歐羅巴號，乍德號，亞細亞號，一共運來將近八萬噸的酒，還有不少的箱裝的酒，但都呆在馬勞岡果貨棧裏面。」

我們進入岡果河內。我們乘坐船長底小艇來到巴蘭。凡有機會上岸，我們纔準備好上岸的。回來時天黑了。

快活程度也許是一個樣的，但我感覺得比前少些。在我的心中激起了較不響亮的回音。啊，但願能不曉得，生命減少了許給我的東西……我的心跳躍得，仍然同二十歲時那樣厲害。

夜裏，慢慢地逆流而上。在左岸，遠處，有些燈光；地平線上有一處繞野火；在你們的脚下則是嚇人的深水。

八月十日

一件荒唐的意外事，阻止我，於經過波馬（比屬岡果）時去拜會總督。我還不甚明白，一負使命，我就代表了甚麼，而從今我就是一個公務人員了。這是最大的不幸，壓迫我，直至演完了這個脚色。

在馬塔底 ●（八月十日）晚六時

十二日晨六時動身，——晚六時半到底斯城。

我們又於晨七時動身至黑夜始到京沙薩。

次日在斯壇來普爾渡河。十四日星期五晨九時到布拉薩城。

在布拉薩城

奇異的國土，那裏沒有熱到出汗的程度。

追捕不知名的飛蟲時，我又感到兒時的快樂。我至今還惋惜着放走了一隻草綠色的美麗的長鬚蟲，這蟲底甲翅有閃爍的斑點，長形的條紋，以及濃淡不一的彎曲線，大小如金龜蟲，頭很闊，生有鉗狀的鉤牙。我從頗遠地方捕了來，用姆指和食指捏着牠的腰，正要放進甌瓶裏去時，牠

「這個城之所以存在，唯一由於牠在鐵路終點和鐵路起點之地位，勿勿忙忙建築起來，在巖石中間，在最少衛生的條件之下，這城留給所有必須逗留此地的法國人，以最可厭惡的印象，不管比利時鐵路人真是如何發動的。」

見塞華里耶法，屬中非第三頁。

「鐵路（從馬塔底到京沙薩）有四百公里長，穿過名實相符的非洲「瘧土」，自然需要好多極技巧的工作和耗費七千萬左右，這完全是底斯上校底工程。早於一八八七年他就提出計劃，最初的土方工程開始於一八九〇年三月，但八年後，即一八九八年三月，才有機車開到斯壇來普爾。現在公司每月收入一百萬以上。這鐵路不僅運出比船，蘭果內部所有的貨物，現在而且是運入中蘭，果，上哈，烏，邦，李，流，城以及乍，德，區，城之唯一可行的道路。」

見同書同頁

掙脫我的手，立刻飛走了。

我捕着了一些美麗的燕尾蝶，硫磺色夾有黑斑，那裏常見這類的蝴蝶；還有一隻，較少見的，更大些，黃底之上有黑條（我在達加的「實驗園」裏也見過的）。

今天早晨，我們回到岡果河與宙耶河聯流處，離布拉薩城約六公里（昨天日落時我們在那裏經過）。捕魚人底小村子，怪異的乾河牀，是由一種差不多黑色的「漂石」之難以理解的堆積構成的，好像是一條冰河底冰堆。我們從這圓形巖石跳至那圓形巖石，直到岡果河邊。小小的路徑，差不多靠近河岸；有遮蔭的小水灣，其中繫着一隻大獨木舟。蝴蝶多得，種類也很繁複；但我祇有一把無柄的網，最美麗的都放過了。我們走到樹木較多的一個地方，恰在支流岸上，支流之水清得多了。一株大木棉樹，根擴張得很，樹幹下湧出一股泉水。木棉樹附近有一朵紫紅色的 *morphofolius* 花，開在一公尺多長的有刺莖上。我扯破這花，發現雌蕊底部有些小姐在蠕蠕動着。有幾株樹，經土人放了火的，從根基上漸漸枯萎了。

我寫這筆記時，是在代理大總督阿發薩先生借給我們用的那個很舒適的小屋底小花園裏面。夜是溫和的；沒有一絲風。蟋蟀和蝦蟆不停地合奏着音樂。